

明日的记忆

〔日〕荻原浩 著 戴伟杰 刘锦秀 译

明日の記憶

『我叫佐伯雅行，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枝实子。枝头的枝，果实的实，孩子的子。枝实子。』她对她的丈夫说。
『好名字。』

就和第一次见面时的对话一样。结婚二十五年后，在朝夕相处的丈夫眼中，她再次成为一个有着好名字的陌生人了。



上海译文出版社

目的记忆

蔡浩 著 戴伟杰 刘锦秀 译

明日の記憶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日的记忆 / (日) 获原浩著; 戴伟杰, 刘锦秀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3

(获原浩作品)

ISBN 978-7-5327-6688-8

I. ①明… II. ①获… ②戴… ③刘…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 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6815 号

ASHITA NO KIOKU

© Hiroshi Ogiwara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bunsha Co., Ltd.

Publishing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 Ltd.

through KODANSHA LTD., Tokyo and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本书译稿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图字: 09-2013-29 号

明日的记忆

[日] 获原浩 著 戴伟杰 刘锦秀 译

责任编辑/王洁琼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148,000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978-7-5327-6688-8/I·4026

定价: 3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7602918

“叫什么来着？哎哟，就是那个……”

最近，这样的对话变多了。

“一个演员啦。演过那部电影的。是国外的演员。”

净是代名词，人名等专有名词完全想不起来。会议室里，列席的每张脸不约而同地盯着我看，但人名却像碳酸气泡般逸出脑外，怎么想也想不起来。脑海中分明清楚地浮现那名演员的身影，几年前他主演的电影不仅轰动一时，新闻与宣传也多到令人看了就厌烦的地步。第一个字是“卡”？不，不对。应该是“普”吗？

“是早期的演员吗？”

那些面向我的其中一张脸问道。我完全被当成老头子了。

“不、不、不！还很年轻，而且是娃娃脸。呃，就是几年前拍了一部电影而一炮而红的嘛！那部电影叫做……”

真伤脑筋，连电影片名都忘了。我像是按下搜寻键般，手指敲着太阳穴，对着每张看着我满是困惑的脸，投以求助的视线。

“那个……就是讲一条豪华邮轮沉没的故事。”

与我同属业务部的安藤拍了拍膝盖。

“什么啊，是说《泰坦尼克号》吗？莫非您要讲的是李奥纳多·

迪卡普里奥？”

自然且流利地说出答案。实在令人羡慕。近来，一些原本应该知道的词却无法马上想起的情况越来越频繁了。尤其外国名词更是如此。

“对对，迪卡普里奥。真是的，总算想起来了。”

我松了口气，拿起装有咖啡的纸杯，周围响起了笑声。是创意部的人。广告企划、文案、艺术指导，大家都很年轻。

“健忘越来越严重。再过二十年你们就知道啦！对吧？”

最后的“对吧”是对着在场年龄仅次于我的 CD——创意总监——说的。这名约四十岁的男人，仿佛要逃离我的视线似的，扭动着身子，挥舞着双手。

“不不不，我要到佐伯部长的境界还早得很呢。”

他做出夸张的动作还发出笑声。我也笑了。虽然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笑。

“那我还有二十五年应该没问题吧。”

当中一个看起来最年轻、满头金发的艺术指导贫嘴薄舌地说道。在广告公司工作的人，尤其像他们创意部的年轻人，完全无惧于上司，讲话总是直言不讳。年轻的时候喜欢这种不需要巴结上司的公司作风，等到自己转变为上位的立场，却不由得会想，偶尔谄媚一下也无妨。

唉，虽说是部长，也没那么伟大。广告公司的业务部门，一般不设课长职位，相对地设置了许多部，立部长职，算是一种对外争取客户信任的夸大广告。

“部长也差不多到年纪了吧。人生后半的第二春。”

连安藤也趁机调侃我。

“别胡说，我才……”

正准备说“四十九”时，不禁住了嘴。我想起，上个月刚正式迈入五十大关。

近来，甚至连自己的岁数都会忘记。遇到需要填写年龄的文件，有时也要停下笔来想一下。当然，很快地就想起来了，但不知为何，总觉得自己写下的年纪，令人无法置信。

我无意引大家笑，却在讨论到最后阶段、脑袋僵化的情况下，缓和了会议室里的气氛。我趁自己尚未忘记，边注意避免将“迪”念成“德”，主动向大家提议。

“这次的广告能不能用迪卡普里奥？”

主管内容的广告企划露出不服的表情。

“不，再怎么样这……与目前研究的内容不合。”

我知道。接着管理预算的会计人员也开口了。

“这个想法可能有点不切实际。因为请李奥纳多至少要两亿，不，三亿。而且，那对于现在的他只是赚个零花钱罢了。以前别家公司曾经想要拉他来拍罐装咖啡的广告，结果还是请不来呢。”

这我也早就知道。

“但是，总想把它弄得轰轰烈烈的。”

这是为了两个星期后的竞标所开的企划会议。甲方是因特网供货商。在现今广告业不景气的时代，网络相关事业是少数会提供庞大广告预算的行业。所以对于徘徊在业界五名前后的我们公司而言，是争取大客户的绝佳机会。

“来个轰轰烈烈的。”

其中一个文案人员像是看到旧石器时代人类般瞪着我。那张脸仿佛在说：果然只有业务老头才有这种老掉牙的想法。通常明星酬劳会给制作成本带来不小压力，令整个过程产生诸多限制，因此创意部的人不大喜欢这种他们所谓的无法做出“好作品”的明星广告。

在企划制作会议中，业务部一向是“客人”，通常只出席像今天的初案会议，或是在最后完成阶段的时候才露面。基本上业务部不应多嘴插话，虽然明知一开口，这群制作的年轻人就会露出厌恶的表情，但会议因创意人员彼此讨论不出个所以然而僵持不下，所以才丢出这么一个想法。

“我觉得朝这方向想一下也无妨啊。反正这次一家公司最多可提出两个方案嘛。”

从预算来考虑，我当然知道要请大明星，而且是国外明星，事实上几乎不可能。但同时，我也非常了解这次委托客户的一贯作风。

这次的客户是网络供货商 GIGA FORCE，原本是销售家电产品起家的。以前这家母公司的广告业务是由我负责的，该公司与我共事的那个人，半年前被调派到 GIGA FORCE 营销部担任课长，因此才有机会经常拜访，最后也争取到一些小项目。这位营销部课长曾经制作过大手笔的广告，也一直是他引以为傲的功绩，所以对于可以搞得无比盛大的企划案必定会感兴趣。

最初我殷勤地接下商品宣传单与车厢吊牌广告，拉下半百老脸陪难搞的营销课长到酒家玩脱衣舞，最后总算争取到参加资格。对于包括电通、博报堂^①在内的六家公司的参与竞标，公司的这些家伙还以

^① 电通和博报堂是日本前两大知名广告公司。

为靠自己的灵感和创新就能赢得这个项目，真是急死人了。

“那启用外国明星这个部分，我们也想一下好了。”

创意总监像是改变了想法，只见大家勉强地点了点头。

“让·雷诺如何？他不是好莱坞影星，酬劳应该很便宜吧。”

“最近曝光率太高了。早就没新鲜感了。”

“那奥兰多·布鲁姆呢？”

“找奥兰多，不如找约翰尼·德普。”

“没错没错，但不是《加勒比海盗》，而是《断头谷》里的那种感觉。”

企划人员开始说起我无法理解的语言。这次不是忘记，而是从未听过的名字。如果开口问“那是谁”，恐怕他们看我的眼神不只是旧石器时代人类，而是恐龙化石吧。

我决定，对这场会议抛出另一个想法。

“呃，网络已经不是特定少数人使用的东西了。最近，选择网络业者的决定权大多在女性手里。所以是不是可以找比较符合大众口味的明星呢？”

虽然本人如化石一般，但至少将有逐渐变成电影赏析的会议拉回现实的能力。

“约翰尼·德普绝对符合大众口味的。”文案人员嘟着嘴。

于是我抛出平常说服他们这群年轻人时总说的一句话。“不不，拜托你更大众一点，连我也知道的那种。”

“像……李奥纳多吗？”

“呃，那只是举例啦。反正就是现在掌控家中经济大权的那辈都知道的名字。嗯……就像达斯汀·霍夫曼之类的。”

新名字记不起来，早些年记得的名字反而忘不了。但这次在座的年轻脸蛋，约半数露出不解的神情。

“那是谁啊？”

“就是演《毕业生》、《午夜牛郎》的那个人啊。最近的一部片子叫什么来着。哎呀，就是和那个人一起演的……”

又来了。脑袋里明明知道，但就是叫不出名字来。

“呃……这次即将上映的，是不是叫《末代武士》？他就是和那个男主角一起演的。兄弟一起出去旅行的故事。”

“《雨人》吗？”

我不由得手指向回答的女生。“对对对，《雨人》。就是演哥哥雷蒙的那个。”

“《雨人》……不是很久以前的电影吗……”

“根本称不上是‘最近’的吧？”

“达斯汀·霍夫曼……佐伯部长，品味真是不俗啊。”

“但怎么说也太老土了吧。”

唉，谁来矫正一下这公司的风气啊。

“老公，不快点就来不及啦。”

“再等我一下。”

苦恼了半天，最后选了深蓝色的西装，开始打起领带。妻子枝实子对我露出愕然的表情。

“不是说不穿得这么正式嘛！”

“这怎么行？”

最近假日变得不知该穿什么服装外出，经常伤透脑筋。虽然我不会穿得像路上那些把T恤扎进皮带里的欧吉桑那样，但对于那些崇尚过去常春藤学院风服装的时代、穿衬衫不扎进去的年轻人风格，我也实在无法习惯。

在镜前试着模仿，但我的领扣衬衫原本并非为了那样的穿着所设计。

结果，还是决定穿西装。对我而言，这是最习惯的穿着。就像运动员穿上队服的感觉一样。不用费心强调自我个性，也不必担心别人认为自己装模作样。成为上班族之初，总是感觉拿下领带的瞬间，才回到原本的自己，然而现在则恰恰相反。

今天，是与女儿梨惠见面的日子，她去年开始独自在外生活。还

有她的未婚夫。约一个月前女儿才介绍给我认识。当他依照惯例登门拜访时，枝实子早与他熟识，而且婚事也已完全敲定。听说对方是拥有设计事务所的建筑师，我不想被他小看。婚事我可没完全认可，今天是最最后的面试。我满心地想为难人家。

有些人一开始坚决反对女儿结婚，到了婚礼当天坐在沉着冷静的妻子旁边流泪。对于这样的父亲，世人都会投以微笑打气，然而事实上，我认为这根本就是精神上的“近亲相奸”。所以我也不会胡乱地反对一通。

梨惠才二十四岁。若是以前还好，现在这个时代结婚太早了。原本我还设想，自己会成为整天兴叹女儿怎么过了三十岁还嫁不出去的父亲呢。

男方比梨惠大九岁。而且梨惠已经怀孕了。因此枝实子和梨惠两人站在同一战线，希望在产期前举行婚礼。让人听来真不是滋味。

站在玄关，摸索着口袋，确认该带的东西是否带齐。随身携带的东西习惯性放在同一个地方，这也是穿西装的好处。皮夹，带了。手帕，带了。犹豫半天最后还是决定偷偷带在身上的老花眼镜，也带了。咦？

“那个，我拿了么？原本应该放在那边的。”

我一说，枝实子立刻回答：“车钥匙吗？刚才和皮夹一起放在桌上的呀。”

虽然妻子有点儿唠叨，但此时我却非常感谢她；光说“那个”或“那里”，彼此即能沟通。

“不，没放在那里。”

平常总是放在裤子右边的口袋。我找遍了所有口袋，甚至把口袋往外掏出来，没有。我回到用餐间查看桌子。没有。又看了放小物件

的矮茶几。还是没有。最后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在选衣服时，放在试穿的夹克里了。

枝实子早已站在玄关，手握着门把。外出时，她总会预设一段，甚至是过多的缓冲时间，以便从容出门。简直就像老太婆一样的个性。

“真是的！叫你早点准备，却准备成这样。”

我拿起鞋拔，坐到入口处木地板上的瞬间，突然听到沉闷的一声。原以为是绑好的鞋带断掉的声音，实际上却是从脑海传来的。

“痛痛痛！”

“这次又怎么了？”

“头好痛。”

“都是你昨晚喝了太多酒了。”

“哪有，喝的量和平常一样嘛。”

酒是每晚一定要喝的。就算没有应酬，在家也喝。不喝实在睡不着。该怎么说呢，或许是睡眠不足的关系吧。那种痛不是第二天酒醒后脑袋恍神的痛，而是在头颅内侧有无数小针扎刺般的痛。

“好久没头痛了。”

“真不敢相信。我可是一个星期有三天都偏头痛呢。明明你比我还不注意保健养生，竟然还比我健康，太不可原谅了。老公，你也没便秘过吧？”

“现在说的和便秘没关系吧？”

“当然有，我已经第五天了。皮肤变粗不说，妆也一直掉。”

“人家梨惠的对象不会因为你妆一直掉就逃走的。”

“你可真烦。怎样，还痛吗？药要不要带着。”

“不，没关系，已经好了。但好像这痛会一阵阵地来，可能是感冒

了。我看今天就别去了。反正小两口其实更愿意享受两人世界啦。”

“你在说什么啊，都已经这个时候了。他们俩特地要请我们吃饭啊。”

“腰也好痛。”

“老公，你是不是故意的？”

“才没有。”或许是故意的。我就是提不起劲去。平常都在加班，偶尔休假在家，总是被枝实子揶揄像“长年卧病不起的中年人”，身体非常疲惫，懒得外出。今天更是感觉身体沉重得不得了。是心情沉重的关系吗？

“工作过度了。不注意身体怎么行，已经不年轻了。”

已经不年轻了——现在被这么说，或许还算好的。如今，会这么说我的，只有知道“年轻时代的我”的妻子了。

“你今天就放轻松，忘掉工作，尽情享受美食吧。”

“回来你开车好吗？”

“如果你不怕我擦撞电线杆的话……拜托你别喝酒啦。”

“要吃意大利菜啊……我比较想吃荞麦凉面。”

“你别再闹了。”

玄关的门关上了。枝实子和我不同，性急且做事一板一眼。虽然比我小四岁，但心智年龄可能比我大上四岁。和去年刚过完银婚纪念日的妻子，我自认平常相处还算融洽。俗话说破锅配破盖，大概就是我们的情形吧。

走出玄关，锁上家门，手中拿着遥控锁往车库的车子一指。在副驾驶座前等待的枝实子弯起手腕，一直注视着手表。

“唉，我们快走吧。如果路上塞车，让人家等就不好意思了。”

“稍微让他们等一下又无所谓。”

上回第一次见面时，男方超过约定时间五分钟才到。那天是工作日晚上。他没有讲任何迟到的理由，只是一味地道歉。我很快想到他一定是因为工作耽搁了。与我们这种上班族不同的是，他身为经营者没有人可以代替自己的工作，但他又不能表现出这种优越感。想来真是令人气愤。

今天实在不想先到。但如果跟枝实子这么说，一定会被取笑自己像小孩，所以我更是慢吞吞地系安全带，频频确认后视镜的位置。

被枝实子斥责后，我插入钥匙发动车，突然心中一阵寒。

“等一下！”

“真是的，这次又怎么啦？”

“我锁门了吗？”

“家里的门？锁了啊。你锁上后转动门把咔嚓咔嚓的声音，我都听到了。”

“可是，我怎么没印象？”

我感觉脑中像被抽换成了一张白纸。自从梨惠离开后，家里只剩下夫妇俩，我关窗锁门的机会变多了。会不会是过于习惯，下意识手去关了而不自知？到底有没有锁门这件事，有时候出门后会莫名担心起来。

“我去看看。”

“喂，老公，时间快……”

一旦心中感到不安，就没完没了了。我下了车，枝实子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返回车上后，枝实子既愕然又同情地对我说：“你看，没有问题

吧。说起来我也经常会这样。比如有没有关煤气，或是不是忘了关水龙头之类的，突然就会担心。但实际上多半都已经关好或锁紧。”

枝实子的话，我只听了一半。手握方向盘的我再度陷入不安。

刚才去确认的时候，是不是确实门没上锁，而自己重新上了锁呢？还是我只是转了转门把，确认有没有锁而已？——走到车库才这么一小段距离，我竟然又将记忆遗失在途中了。

我实在没法说出“再去确认一次”这句话。然而，即使踩下油门，我仍有一种像被抓着衣领拖回家的感觉，不断思考脑海中为何一片空白。

3

客户打电话来通知竞标的结果了。我等待对方挂断后，自己才挂上电话。

当接到电话的新职员生野叫我，并且告知对方身份时，部门内一时陷入紧张的气氛。每个人都注视着我，等待我开口。由于上午时间还早，部门里的五个人全都还在办公室。

我望着他们一张张的脸，深深叹了一口气。生野见状整个头垂了下来，长发顺势遮住了她的脸。生野原本是我为了听取女性的意见，请她与安藤一块加入提案小组的。

安藤笑眯眯地看着我。这家伙自从进公司以来，就一直在我底下做事，是部门里面交情最久的一个。

“成功了对不对，部长？”

接着安藤向表情充满惊讶的生野说：“佐伯部长总是这样。只要一有好消息，就会装出一脸失落来戏弄大家。那，你看，其实他啊，明明很想讲出来，腮帮子在那儿鼓着呢。部长真不直率，不过也是因为老人嘛。”

“喂！你说老人，是在讲谁？”

刚满五十的人就被说成“老人”实在有点意外。不论是制作部，

还是业务部主要都是三十几岁的员工。搞不好只有我一个人认为自己还年轻、现在正年富力强的。如果到社内的资料管理课，我还真的算年轻的呢。

“如果对自己的年轻那么自得意满，那我会找更多工作让你好好做。”

回呛安藤的话里，我刻意加重音调，最后不由得失声笑了出来。安藤猜对了，是好消息。

“明天起开始制作活动计划书吧。不是企划案，是计划书喔。”

“欧耶——”安藤大叫了起来。

生野在胸前挥臂做了一个小小的、“干得好”的手势。而接下来即将参与活动宣传的同仁们，一一与安藤击掌欢呼。

我举起手，也想和大家击掌，但只有生野一人跑来和我击掌。

隔壁部门的人纷纷伸长脖子往我们这边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次长皱起眉头，但现在无暇理会他。不偶尔做做这样的事，上班族哪儿还干得下去？

“现在高兴还太早。接洽媒体的部分，并不是由我们统筹处理的。而且对方最后选择的是B案。”

“怎么样都好。我好久没有享受过提案成功的喜悦了。部长、部长，也赶快让创意部的人知道这件事吧。”

“喔，也对。好，接着要开始忙啰。大伙振作精神好好做吧。”

现在先赶快联络上创意总监吧。他们接下来也有得忙了。

我在桌上扫了一遍，找不到要找的东西。

“有谁知道，我的那个……”

又来了。“那个”指的是内线分机表。不久前，公司改了分机表